

沉醉春風



為什麼一次比一次更加珍惜婁燁的電影，並且心生敬意？因為，看婁燁的電影，察覺到可貴的人性，以及理解和同情。

原始勃發的情欲、同性戀、雙性戀，以及青春和死亡的氣息繚繞，不為炫耀矜奇，而是跨越「安全」的藩籬，跋涉高山遠水，更寬廣的去探索人性。

一無例外，婁燁二〇〇九年的電影《春風沉醉的夜晚》，表面上是危險的情欲故事。王平的妻子林雪，懷疑丈夫有外遇，請海濤跟蹤追查，終於查出王平和江成（一作姜城）的同志情。林雪正面反擊，到江成工作的地方大吵大嚷，聲稱不會和王平離婚。江成難以承受，遂斷絕了和王平交往。王平無法放下這段情，在寧靜的清晨，曙色光照的樹林中，割腕自殺，了斷了情欲。

海濤和女車衣工人李靜相好，同時無法自禁，戀慕江成，三人結伴出遊，終於各走天涯。

陳 芳

曠茫茫江水和寂寞沙洲，銀幕上註寫郁達夫的句子而收結：「當這樣的無可奈何，春風沉醉的晚上，我每要在各處亂走，走到天將明的時候」。

人世的愁煩、孤寂和無助，但凡有個知心人專注傾聽，不知不覺就稍稍減緩幾分。內心那個孤獨無底的深淵，所渴求的，僅僅是點點滴滴的溫暖，已無關乎情欲。

婁燁刻畫王平、江成的情欲，透出了真實的人性。通過人性，人們得以互通、理解，同喜同悲，不再徬徨孤獨。

王平念小說時，連郁達夫著作年份「一九二三年七月十五日」也一字不落，讀罷，認真地問：「聽了嗎？」「再給你念一遍。」

不必擔憂往事成空，當下轉瞬即逝，儘管無情地拋棄每一天，向前走，驀地，深情回眸，昨日的情誼仍然溫暖人心。

電影《春風沉醉的夜晚》念着小說《春風沉醉的晚上》尾聲——「貧民窟裏的人已經睡眠靜了。對面日新里的一排臨鄧脫路的洋樓裏，還有幾家點



▲《春風沉醉的夜晚》曾作為首部華語競賽片亮相戛納

資料圖片

着了紅綠的電燈，在那裏彈琵琶拉衣加。一聲二聲清脆的歌音，帶着哀調，從靜寂的深夜的冷空氣裏傳到我的耳膜上來，這大約是俄國的飄泊的少女，在那裏賣錢的歌唱。天上罩滿了灰白的薄雲，同腐爛的屍體似的沉沉的蓋在那裏。雲層破處也能看得出一點兩點星來，但星的近處，動動看得出來的天色，好像有無限的哀愁蘊藏着的樣子。」

小說主人公「我」，神經衰弱，內心發狂，春夏之交，常常晚上上街遊蕩，彷彿一匹孤獨的狼徘徊於無涯的曠野。「我」是一

名文士，走不出窮困潦倒的運命，衣食無着，偶爾翻譯文稿獲採用刊登，聊以微薄的酬勞解除愁眉之急。

「我」被人罵做「黃狗」，想過自殺。「我」的天空塗着厚厚的灰漿，卑微，窮苦，愁困，可是，「我」和鄰居——一名煙廠女工——互相關懷，給愁雲慘霧的人生，着上一星暖色。

苦悶枯寂陰鬱難解的命運如期而至，實不必害怕，多麼無可奈何，仍舊感受到春風沉醉……

不愛仕途愛石頭的米芾

鄭學富



北宋書畫大家米芾個性怪異，舉止癡狂，一生非常喜歡把玩異石硯台，甚至到了痴迷之態，遇見奇石竟尊稱長兄，膜拜不已，因而人稱其「米癡」。

米芾曾跟隨母親閻氏在京都汴梁侍奉英宗的高皇后，是英宗長子趙頊的保母。趙頊即位後，不忘閻氏的乳褓舊情，恩賜米芾為秘書省校字郎。但是米芾不愛當官愛奇石，所以一生沒當過多大的官，最高職務是禮部員外郎。

米芾的新婚之夜，夫人知道他喜愛石頭，就把傳家之寶「靈璧研山石」帶來贈給他，令他愛不釋手。宋徽宗曾想要索，他都没捨得出手。在鎮江的府中，有一塊名為「洞天一品石」的奇石，其上有八十一穴，秀潤異常，僱了一百多個人才運至家中。他在江蘇連水和安徽無為做官時，時常到安徽靈璧收集奇石，家中擺滿了種類繁多的石頭，終日把玩石頭，將工作通通拋到了腦後。

一一〇四年，五十三歲的米芾任安徽無為知軍。無為縣有一條河流叫濡須河，河水清澈見底，兩岸風光秀麗，河邊有一塊奇異怪石，人們把其奉為神靈，誰也都不敢擅自動它，恐招不測。於是愈傳愈神，名聲大振。米芾得知後，立刻派人將其請進自己的寓所，擺放供桌，奉上供品，非常虔誠，頂禮膜拜，禱告說：「在下久聞老兄大名已有二十餘年，今日有緣相拜，真是相見恨晚啊。」此事被作為一則奇聞，傳得沸沸揚揚。有好事官員向皇帝彈劾他說：「身為朝廷命官，不自重檢點，竟然拜石頭為兄，有失官員體面。」米芾也因此而被罷官。其實米芾非常清高，對官位看得很淡，他竟以此為內容作了一幅《拜石圖》。元朝倪瓚《題米南宮拜石圖》詩說道：「元章愛硯復愛石，探瑰抉奇久為癖。石兄足拜自寫圖，乃知顯名傳不虛。」明朝內閣首輔大臣李東陽在《懷麓堂集》中說：「南州怪石不為奇，士有好奇心欲醉。平生兩膝不着地，石業受之無愧色。」

米芾愛石已經到了無以復加的程度，只要他看中的，即使是皇帝的心愛之物，他也要想方設法弄到手。一一〇三年，米芾任太常博士、書學博士。宋徽宗宣米芾進宮書寫屏風，並讓他使用御案上的一方端硯。米芾也是很下工夫，一支妙筆前後翻飛，龍飛鳳舞，倚馬而就。徽宗看後不由讚道：「果然是名不虛傳，字如遊雲驚龍、鸞飄鳳泊。」米芾此時已是看上了皇帝的那方端硯，他看皇上興致很高，手捧着端硯，嬉皮笑臉地對皇帝說：「此硯臣已用過，皇上就不能再用了，您就把它賜予臣下吧。」他竟敢索要皇帝的心愛之物。宋徽宗很是喜愛米芾的字，愛屋及烏，不僅沒有責怪他，反而龍顏大悅，說道：「卿如果喜歡它，朕就賜予你。」米芾聽後手舞足蹈，如獲至寶，他怕皇上變卦，連忙將端硯揣入懷中，高興地跑出宮來。端硯墨汁四濺，弄得他滿身都是，其瘋癲之狀甚是可愛。米芾很珍惜這方端硯，比做自己的頭顱，日夜抱着所愛之硯不釋手，曾共眠數日。

南唐後主李煜藏硯甚多，其中「三十六峰硯」和「七十二峰硯」都曾被米芾收藏並研究過，《硯史》云：「七十二峰硯，奇峰競拔，洞壑奇絕，天欲雨則水出，欲霽則先燥。」李後主死後，此硯石流落民間，米芾以五百兩黃金購得。後不慎又將此物丟失。米芾痛惜萬分，曾賦詩云：「硯山不可見，我詩徒嘆息。唯有玉蟾蜍，向予頻淚滴。」米芾愛硯如命，他不僅賞硯把玩，而且對各種硯石產地、色澤、細潤、工藝都有很深的研究，著有《硯史》一書。

香港現存最早的文藝期刊

趙稀方



小說香港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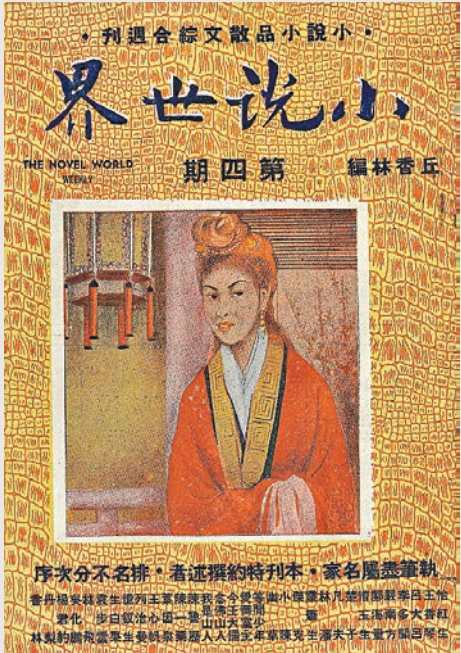
據阿英《晚清文藝報刊述略》，香港最早的文藝期刊是一九〇七年的《小說世界》和《新小說叢》兩種。

關於《小說世界》，史家多以「失存」而不談。事實上，我們還可以找到一點線索，了解此刊的大致內容。阿英本人並未見到《小說世界》這個刊物，僅見到第四期的目錄。

據阿英回憶：一九五五年十月，汕頭梁心如先生寫信告訴阿英，他訪求到香港出版的《小說世界》第四期一冊。根據廣告，知道《小說世界》是旬刊，逢五出版。第四期是光緒丁未（一九〇七）年二月印行，阿英由此推定，創刊期應該是在一九〇七年一月。梁心如給阿英附寄了《小說世界》第四期的目錄，目錄中有「社說」：《續論中國小說之源流體例及其在文學史上之位置》（瑛珀）；「小說」：《春燵夢》（第四回，冶公）、《教習現形記》（第四回，覺公）、《失女奇案》（第四回，啓明）、《復仇槍》（第二回，復魂女士）等；「戲曲」：《圖南傳奇》（第五齣，鶴唳）、《救國女兒》（班本，第四齣，虬俠）；「傳記」：《大小說批評家金聖嘆先生傳》（廖燕）；還有散文《十八娘傳》（墨戲）及詩、詩話、聯話等。從內容上看，「多為反帝、反清作品」，「多為鼓吹民族獨立意識者。」〔《阿英全集》（第六卷），第二五九一二六〇頁，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五月一日第一版。〕由此看，《小說世界》應該是孫中山革命黨人在香港創辦的鼓吹民族革命的刊物之一。

《新小說叢》創刊於清光緒三十三年（一九〇七）十二月，所存也很少，筆者看到了全部三期。刊載於第一期的連載小說有：邱菽園的「歷史小說」《兩歲星》、（法）朱保高比的「俠情小說」《八奶秘錄》、英國「婦孺小說」《亡羊歸牧》、文楷的「家庭小說」《破堡怪》、（英）彌士畢的《奇緣》、（英）女士亞利美都的「驚奇小說」《血刀緣》、（英）屈敦的「艷情小說」《奇藍珠》、（法）賈波老的《情天孽障》。除了邱菽園的歷史小說《兩歲星》之外，全部是翻譯小說。

第二期增加了未註明作者國籍的翻譯小



▲最早的文藝期刊《小說世界》

資料圖片

說《破堡怪》和《波蘭公主》、《盜屍》和《女奸細》。

第二期主要是上述小說的續作，增加了未註明作者國籍的翻譯小說《噩夢》，又增加了「叢錄」：包括樹珊譯的《廣閒略譯》、星如輯的《歐美小說家傳略》等內容。由此看，《新小說叢》主要是一個以翻譯為主的通俗文學刊物，阿英認為，「《新小說叢》仍是以偵探小說為主的刊物」，這個說法不太準確，從「歷史小說」、「俠情小說」、「婦孺小說」、「家庭小說」、「驚奇小說」、「艷情小說」等名稱看，《新小說叢》應該不止於偵探小說，而是同二十世紀初其他文學期刊差不多，名目繁多。而其內容，阿英概括為：「蓋有激於晚清內政之腐，外交之失而有言也。」〔《阿英全集》（第六卷），第二六七頁，安徽教育出版社二〇〇六年五月一日第一版。〕

阿英在《晚清文藝報刊述略》中有關於香港最早文藝報刊為《小說世界》和《新小說叢》的說法，一直被視為文學史的定論。然而隨着《中外小說林》的出現，這一定論被打破了。《中外小說林》前身是《粵東小說林》，創刊於一九〇六年八月二十九日，次年即一九〇七年五月一日遷移到香港出版，易名為《中外小說林》，一九〇八年一月

由公理堂接手，刊名又改為《繪圖中外小說林》。二〇〇〇年四月，香港夏非爾國際出版公司出版了《中外小說林》影印本，其包括《粵東小說林》第三、七、八期，《中外小說林》第五、六、九、十一、十二、十五、十七、十八期，《繪圖中外小說林》第一至八期及第十一期，雖然不全，然而也有二十期之多，時間之早，數量之豐富，都遠超過了《小說世界》和《新小說叢》。

《中外小說林》（以下統稱為《中外小說林》）的創辦者，是黃世仲（小配）和他的哥哥黃伯耀兩人。《中外小說林》的結構大體分為三個部分：首先是「外書」，其次主要是主要部分小說欄，再其次是港粵本地通俗文藝部分。「外書」即論說的部分，《中外小說林》的「外書」有一個特色，即主要是文學論說，如《文風之變遷與小說將來之位置》、《探險小說最足為中國現象社會增進勇敢之魅力》、《小說之支配於世界上純以情理之真趣為觀感》等。看得出來，這些文章繼承了梁啟超的小說啓蒙的思路，不過在目標上更進一步將「改良」變成了革命。《中外小說林》的小說欄，分為創作小說和翻譯小說兩部分。創作小說部分，黃世仲本人的「近世小說」《宦海潮》和《黃梁夢》一直連載，佔據了主要部分。翻譯小說部分也分為「偵探小說」、「艷情小說」等等，篇幅也頗不小。通俗文藝部分包括種種港粵地方曲藝形式，如「南音」、「班本」、「粵謳」等等。

由於阿英沒提到《中外小說林》，導致後面的論者都沒有注意到這個刊物。劉以鬯在《香港短篇小說百年精華》中只涉及了《小說世界》、《新小說叢》、《雙聲》和《英華青年》等刊物。劉登翰的《香港文學史》提到了《中國日報》、《有所謂報》等革命報紙，卻遺漏了《中外小說林》。

遺漏了《中外小說林》的後果之一，是忽視了黃小配對於香港文學史的貢獻。黃小配早年即由孫中山親自主盟參加同盟會，擔任香港方面的工作。在革命黨與保皇黨的論戰中，他撰寫了洋洋三萬多字的《辯康有為政見書》，在香港的《中國日報》上連載了一個多月，廣為傳頌。黃小配在當時是廣有影響的小說家，有《廿載繁華夢》、《洪秀全演義》、《宦海升沉錄》、《五日風聲》等多部作品面世。不提黃小配，是香港文學史的一個遺憾。

「人間」不憐李清照

姚文冬



如是是我見

毋庸置疑，王國維的《人間詞話》是一部難得的好書。梁啟超、羅振宇、陳寅恪、魯迅、胡適、李澤厚等名家，都予以高度評價。朱光潛更是說：「近三十年來，就我個人所讀過的來說，似以王靜安先生的《人間詞話》為最精到。」

「精到」二字用得的確「精到」。我讀《人間詞話》，亦有此感。譬如「詞之為體，要眇宜修。能言詩之所不能言，而不能盡言詩之所能言。詩之境闊，詞之言長。」一語點破詩詞之別。又如「小令易學而難工，長調難學而易工」，又道出詞內格局，如同解惑的湯藥。至於對歷代名家的點評，無論解釋境界，還是剖句析字，都能命中脈門。王國維認為詞要有境界，故提出了境界說，那麼什麼是境界呢？「故能寫真景物，真感情者，謂之有境界。否則謂之無境界。」並

舉例說——「紅杏枝頭春意鬧」，着一「鬧」字，而境界全出。明白、透徹。

然讀罷全書，發現一個疑問，《人間詞話》竟對李清照隻字未提！我自知讀書少，對詩詞世界也探究不多，但若真要提起宋詞，自然會想到李清照。不光我，即使不讀書之人，不嗜好詩詞之人，天下有誰不知李清照。可就是這樣一部論詞的專著，卻為何漏掉李清照？

我以為這是個驚人的獨見，而一查閱資料，發現這早不是新鮮事了。而且，早有人探究了這個問題。認為王國維這樣做，出於幾種原因，如，王國維講究境界，而通讀李清照，詞中很難摘出精美而有境界的句子；再如，王國維不看重以淺顯直白，甚至俚俗的詞語入詞，而李清照恰恰喜用淺明語言和

白描手法。甚而還援引其他論著說明，比如清代陳廷焯的《白雨齋詞話》，對李清照詞的評價也是寥寥幾則，僅認為「婦人有此，可謂奇矣」而已。

我覺得這樣的解釋還是站不住腳。衆所周知，王國維厚五代、北宋，而薄南宋，認為「南宋名家之詞，有篇而無句。」他毫不諱言地說，「南宋只愛稼軒一人，而最重夢窗、玉田。」可謂喜惡鮮明。我想僅從此句入手，發現一些破綻。

稼軒者，辛棄疾也。據來多文史資料記載，辛棄疾作為南宋豪放派宗師，深受李清照的影響。比如，晏安詞中表現的故國之思和淪亡之苦，深深打動了辛棄疾的心。辛棄疾甚至有一闕《醜奴兒近》，明言：「博山道中效李易安體。」形象地說明辛棄疾受李

清照影響。辛棄疾欣賞李清照的詞，並在一定程度上有意模仿。李清照的《行香子》詞（草際鳴蜩），結語是「牽牛織女，莫是離中，甚霎兒晴，霎兒雨，霎兒風。」清代況周頤的《漱玉詞箋》引《問蓬廬隨筆》云：「辛稼軒《三山作》：『放霎時陰，霎時雨，霎時晴。』脫胎易安語也。」可見，兩人間存在着深刻的淵源關係。楊敏如的《李清照詞淺論》也說，「辛棄疾吸收了愛國詞人的傳統，應該包括李清照的影響。」那麼，王國維獨愛辛棄疾，卻對李清照視而不見？

再說夢窗、玉田，即吳文英、張炎。王國維鮮明地表達了對此二位的不喜歡。「梅溪、夢窗、玉田、草窗、西麓諸家，詞雖不同，然同失之膚淺。」「余謂北宋之詞有句，南宋之後便無句。如玉田、草窗之詞，所

謂「一日作百首也得」者也。」這樣的貶句在書中反覆出現。樊志厚在《人間詞話甲稿》序中，亦說王國維「尤痛詆夢窗、玉田，謂夢窗砌字，玉田疊句，一雕琢、一敷衍。」如此不喜歡，卻也數次提及。難道說，李清照比此二位更差嗎？以至於連提都不屑於提起，哪怕是批評幾句呢？

由此看出，李清照不入王國維之眼，不能簡單地用喜歡或厭惡來解釋。

當然，《人間詞話》確有許多爭議，比如對周邦彥人品、詞品的定位，就與事實不符，對周邦彥極為不公。但畢竟還有爭議的由頭，而對李清照，卻連爭議的機會都沒有。王國維三緘其口，如之奈何？我想，這種無視，更冷漠、更殘酷，更對李清照不公。

李清照生前坎坷，本是不幸，卻又被王國維的「人間」不容、不憐。

這種現象，應該是《人間詞話》的不解之謎，猶如王國維本人的「自沉」，一直是人間的謎團一樣。

謂「一日作百首也得」者也。」這樣的貶句在書中反覆出現。樊志厚在《人間詞話甲稿》序中，亦說王國維「尤痛詆夢窗、玉田，謂夢窗砌字，玉田疊句，一雕琢、一敷衍。」如此不喜歡，卻也數次提及。難道說，李清照比此二位更差嗎？以至於連提都不屑於提起，哪怕是批評幾句呢？

由此看出，李清照不入王國維之眼，不能簡單地用喜歡或厭惡來解釋。

當然，《人間詞話》確有許多爭議，比如對周邦彥人品、詞品的定位，就與事實不符，對周邦彥極為不公。但畢竟還有爭議的由頭，而對李清照，卻連爭議的機會都沒有。王國維三緘其口，如之奈何？我想，這種無視，更冷漠、更殘酷，更對李清照不公。

李清照生前坎坷，本是不幸，卻又被王國維的「人間」不容、不憐。

這種現象，應該是《人間詞話》的不解之謎，猶如王國維本人的「自沉」，一直是人間的謎團一樣。

謂「一日作百首也得」者也。」這樣的貶句在書中反覆出現。樊志厚在《人間詞話甲稿》序中，亦說王國維「尤痛詆夢窗、玉田，謂夢窗砌字，玉田疊句，一雕琢、一敷衍。」如此不喜歡，卻也數次提及。難道說，李清照比此二位更差嗎？以至於連提都不屑於提起，哪怕是批評幾句呢？

由此看出，李清照不入王國維之眼，不能簡單地用喜歡或厭惡來解釋。

當然，《人間詞話》確有許多爭議，比如對周邦彥人品、詞品的定位，就與事實不符，對周邦彥極為不公。但畢竟還有爭議的由頭，而對李清照，卻連爭議的機會都沒有。王國維三緘其口，如之奈何？我想，這種無視，更冷漠、更殘酷，更對李清照不公。

李清照生前坎坷，本是不幸，卻又被王國維的「人間」不容、不憐。

這種現象，應該是《人間詞話》的不解之謎，猶如王國維本人的「自沉」，一直是人間的謎團一樣。